

#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

## 華人佛教的過去，現在與未來

佛教在華人社會中的發展與機遇，在歐美地區有其地沿線及種族的限制，難寄厚望。星馬南洋一帶，地區落後，華人勢力相對巨大，本有機會大力發展，但由於有其他宗教的霸佔及不同種族的統治，亦是障礙重重。佛教的重鎮，就只剩下大陸、香港及台灣了。上世紀，由於政治關係，大陸佛教幾陷於停頓及覆沒，台灣國民政府剛遷台，百廢待舉，無暇兼顧宗教，佛教的發展只能依靠教內個別人士的奮鬥。獨是香港處於夾縫中，相對穩定，充滿潛力。

佛教的根，本在大陸，香港在地理上極靠近，亦有交往，佔盡地利優勢，受干擾的程度最少；由於是英國殖民地，較為放任。在大國及不同中外勢力中，有一定的平衡及中立，不顯眼的佛教，沒有人重視，亦沒有人阻撓。由於香港是國際城市，資訊發達，佛教在國際間的狀況及機遇，香港皆可清晰瞭解。在如此奇特的優勢下，香港極具潛質，甚至能發展成國際佛教中心。可惜未能把握，甚至錯失機遇，落後於其他華人社會。

上世紀日本侵華，大陸經歷八年抗戰的災難，繼而發生內戰，文化大革命等蹂躪，佛教幾陷於覆沒，為了保存經書及重要的文化，很多珍貴文物被轉移到香港來。早年台灣佛教界不能進入大陸，經常到香港來取經，再帶回台灣重印。大量的佛教僧侶，從大陸避難到香港來，作短暫的停留或久住，或取道至別的國家去，這給香港佛教帶來強大的生命力。早期香港佛教幾乎全是大陸佛教的移植，或是外省佛教，亦有不少南僧北上「取經」，再回來發展；亦有一些外地僧侶，欲到大陸發展或學習，取道香港，作短暫逗留，或未取得簽證，留在香港發展，這些皆為香港佛教帶來不同的影響及貢獻。

回顧台灣佛教，本落後於香港，可是經過多位大師的駐錫及大力弘揚，漸漸超越香港，而最重要是台灣多年來極重視佛教教育，開辦了不少佛學院，培養出不同的人材及接班人，使佛教事業能延續下去。星馬地區亦設有多所佛學院，雖經歷數十年，成效不彰，可是，近年有所改革，漸見成效，如能堅持及加上機遇，佛教穩定的發展，指日可待。香港雖起步早，資源豐富，潛質深厚，可是未曾有一所像樣的佛學院開辦，因此，多年來一直未有紮根、深遠的發展。故當務之急是開辦佛學院，作出百年大計的規劃。佛學院的開辦，是集中當地，乃至外地的一流人材將不同的事業灌輸在莘莘學子身上，使他們能承接各人的專長，鶴立雞群，而非只某一派、某一宗的學院。佛學院內，更要照顧到各人的修持，而非學院式的學習。故倅虛法師當年開辦「華南學佛院」，而不稱為「華南佛學院」。

佛教的弘揚、繼承，必須從普及及深入兩方面去做，普及是有群眾基礎，從廣度發展；深入是義理的發掘，將佛教的智慧，作專門的學習及探討，再應用出來。兩方面同樣重要，亦有互補的作用。從百年佛教發展的軌跡中，可以看出，佛教應有兩種組織去發展，一是佛學院式的教育事業，專門培養人材及以佛教智慧回應社會。二是聯合會式的組織，將正信佛教團體組織一起，互補長短，聯合推動佛教，將不正信的團體摒諸門外，維持佛教的清淨及

正確性。

從因果看，下多少苦功，對應目標，自有多少成果；若凡事只為個人考量，即興地作點事兒，當然不會有什麼成果。佛教在各地的發展，從果上看，便可知道當地的付出及努力及發心人數的多寡，而不是單憑「歌功頌德」，誇耀作了些什麼便能混濛過去。不管世間事務、或是出世的佛教事務，付出多少，自有多少回報，那是成正比的，能發心多少，乃至犧牲多少，定可反映在當地中。